

〈紙的背面——記學習障礙的宥宥〉

宥宥把自己留在紙的背面
那張紙只要一翻過來
評量的定義就像紙船在海面失去座標
那裡，意義上是一片枯竭的荒野
而地表的靜寂只有 0.1 公厘的厚度
就蓋住了呼吸

我帶著他，試著走出地面好幾次
鞋底沾滿昨日影子的重量。
我們拿著橡皮擦，緩慢擦拭彼此
那尚未固定且容易位移的邊界
過程要很輕。就怕一個驚動
電線上一群不肯排隊的麻雀
突然集體起飛——
坐實了荒原，沒有筆畫的天地

那些無法完整自己的生字
總是對自己太粗暴，一推擠就掉了偏旁
只有紅字像一列疾馳的火車
撞出一個落日
而字典像一棟太大的醫院
躺的都是陌生人，也讓人悲憫

作文課的鐘聲冷冽
宥宥坐在第一排，離題目最近、離理解最遠
黑板上的粉筆早一步排好隊伍
連段落的轉彎都畫著同一個出口
每一個字也訓練有素地站好
然而，沒有宥宥的位置

當題目大聲點名，窗在，樹也在
所有的筆尖都開始賽跑
只有他舉手，像獵物聽見槍聲
仍然跑得太安靜。或者
對槍聲表示疑惑

我把槍聲收起來，順便把森林也收起來
畢竟黑板的綠太過陰森——
不用寫板書的那天，光影就有些微不同了
字一個接一個出現在螢幕上
像一條借來的、閃爍螢光的木棧路
宥宥被牽著手，小心地走
第一次知道迷霧裡也有路

聲音在分組討論時被刻意調小
像收音機找不到頻道時的微弱雜訊
發光的名字總是被先領走
剩下的人，反覆咀嚼
那些發酸的副詞

當「沒」被教成有三點水
他看著黑板，世界就開始無聲地漲潮
老師說，記住，這是有水的部首
他揉了揉眼睛，在乾涸的視網膜裡
只看見一整片龜裂的荒原
那是他眼裡真實的缺乏

課程依舊像輸送帶一樣往前
時間在教室裡是單向的
他安靜地坐在原位，像一尊縮小的石像
看著同學們的背影越走越遠
直到所有的聲音退潮，留下寂靜

他沿著紙的邊緣摸索
那裡沒有分數，沒有格線，也沒有錯字
雖然翻過來，也還是紙
但至少在那片純粹的留白裡
影子終於站穩腳步